

车轮

〔加拿大〕亚瑟·赫利著

车 轮

〔加拿大〕亚瑟·赫利著

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《车轮》翻译组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Arthur Hailey

Wheels

Doubleday & Company, Inc.,
Garden City, New York, 1971

根据纽约道布尔戴出版公司 1971 年版译出

车 轮

〔加拿大〕亚瑟·赫利著

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《车轮》翻译组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6.375 字数 357,000

1977 年10月第1版 1977 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1·434 定价: 1.10 元

内 部 发 行

《车轮》小引

亚瑟·赫利是加拿大人。一九二〇年生于英国，一九三九年起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为飞行员，一九四七年移居加拿大。从事创作以来，专以美国各界生活为题材，在美国文坛享有较高声誉。他的作品可称为“社会问题小说”。他用现实主义手法刻划各阶层的生活，比较广泛地描写了美国三教九流人物，多少暴露了当代美国社会的丑恶面貌。赫利的主要作品，除这一本《车轮》外，有以美国医院为背景的《诊断》，揭露美国官场丑态的《高地》，描绘美国旅馆现实的《饭店》，叙述美国国际机场风波的《机场》，反映美国银钱业内幕的《银行》。他还编过电影剧本《零时》、《定时锁》、《女医生》、《饭店》、《机场》，写过剧本《特写》等。

《车轮》是亚瑟·赫利于一九七一年底发表的长篇小说。出版后成为美国当年畅销书之一，后又改编为电影，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。

《车轮》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为背景，围绕着“参星”汽车的设计、投产、销售的主要场面，对一九六七年美国黑人抗暴斗争后的美国社会生活作了广泛的描绘。资产阶级的花天酒地、荒淫无耻、男盗女娼、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、残酷剥削；劳动人民，尤其是黑人的悲惨凄凉、挣扎死亡；知识分子的不满现状、无可奈何；流氓集团的多端作恶、相互火并；司法当局的为

虎作倖、营私舞弊；有闲阶级妇女的百般无聊、偷情盗窃，这一切如同古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的重现。亚瑟·赫利是比较逼真、比较细腻地写出了美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。在小说里，在隆隆的车轮声中，隐隐约约夹杂着雷声，抗暴斗争后的雷声，狂风暴雨前的雷声。一边略有雷声，一边却又大刮阴风，统治阶级用什么社会福利、困难救济，企图缓和矛盾，扑灭斗争火焰——凡此亚瑟·赫利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所涉及，涉及时也暴露了他不能从本质上对美国社会罪恶的根源有所认识，却相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那一套。

《车轮》这部小说对认识当代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为了使读者了解比较真实的美国现实情况，只是对书中个别黄色描写略作删节。

山 珊

1971年4月

车 轮

从今以后，任何装着轮子的车辆，从日出到天黑，一律不准进入市①区……凡是在夜间进入、黎明还留在市内的车辆，必须停止行驶，出清车厢，直至规定通行的时间……

——尤利乌斯·恺撒执政时的元老院法令，公元前四十四年

在市内任何地方都绝对无法安睡。狭小而弯曲的街上来往车辆川流不息……闹得连死人也会有惊醒过来……

——朱文纳尔②的讽刺诗，公元一百十七年

① 指古罗马。

② 古罗马讽刺诗人。

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正在生闷气。头天夜里，他睡得不好，因为电被只是断断续续散发热气，害得他冻醒好几次。他刚才穿着睡衣，外加晨衣，在屋子里踱了一转，把修理工具摊在他睡的那半边床上。这张特大号床上的另一半边还睡着他妻子。这会儿，他正动手拆开电流控制开关。几乎一下子就看出是接触不好，夜里忽而通电忽而断电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一面板着脸，嘟嘟囔囔地埋怨电被制造厂商没抓好质量，一面把那套东西拿到地下室工场去修理。

他妻子科拉莉动弹了一下。再过几分钟，闹钟要响了，她就会瞌睡朦胧地起来，做他们两个人的早饭。

外面，在底特律以北十二哩的郊区布卢姆菲尔德山，天还是黑糊糊的。

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，是个瘦子，动作敏捷，平时性情温和。他之所以生气，除了由于电被以外，还另有原因。那都怪埃默森·维尔。几分钟前，从床边轻轻开着的收音机里，通用汽车公司负责人听到新闻广播，这里头也有汽车工业的头号评论家那讨厌、严峻、熟悉的声音。

昨天，在华盛顿一次记者招待会上，埃默森·维尔又针对他心爱的几个靶子——通用汽车公司、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轰了一阵。新闻通讯社大概从其他方面弄不到

过得硬的新闻，显然已把维尔的攻击巨细不漏地统统发表出来了。

埃默森·维尔指责，汽车工业的三大公司犯下了“贪婪、罪恶阴谋和任意利用公众信任以谋私利”的罪。所谓阴谋，就是说，他们仍旧不去发展取代汽油发动的车子，也就是电动车和蒸汽车，维尔硬说这类汽车“现在已经有了”。

这种谴责并不新鲜。不过，维尔这个精通宣传、善于应付新闻界的能手，又加进了够多的新鲜材料，使得他的议论平添了新闻价值。

世界上最大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得过工程学博士学位，平时只要有空，总高兴在家里干干其他活，这一回他也高高兴兴修好了电被控制开关。然后洗了个淋浴，刮了胡子，换上办公服，跟科拉莉一起吃早饭。

一份《底特律自由新闻》放在餐室桌子上。他一见报上第一版赫然登着埃默森·维尔的名字和照片，就怒气冲冲，一下把报纸拂到地上。

“好呀，”科拉莉说。“但愿这一下，你心里舒服些。”她在他面前摆上一份低胆固醇早餐——不涂牛油的烤面包片上搁着一个蛋白，外加西红柿片和干软酪。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的妻子总是亲自做早饭，还跟他一块儿吃，不管他出门多早。她往他对面一坐，捡起那份《自由新闻》，打了开来。

不大一会，她报告说：“埃默森·维尔说，我们既然有技术力量能让人登上月球和火星，那么汽车工业也就能生产一种十分安全、没有缺点、不会污染周围环境的汽车。”

她丈夫霍一下放下刀叉。“我这顿早点，已经是这样少了，难道你一定还要来糟蹋吗？”

科拉莉微微一笑。“我还以为早已给其他什么糟蹋了呢。”接着又心平气和说：“维尔先生从《圣经》上引来了一段话讲到空气污染的。”

“活见鬼！《圣经》上哪儿有讲到那种事情的话啊？”

“不是见鬼，亲爱的。那是在《旧约》里的。”

他禁不住好奇，嚷嚷着说：“往下念吧。反正你本来就是安的这个心。”

“从《耶利米书》上引来的，”科拉莉说。“‘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；但你们进入的时候，就玷污我的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。’”她又给丈夫和自己分别倒了点咖啡。“我确实认为他这人挺聪明。”

“谁也没转弯抹角讲过那个杂种不聪明。”

科拉莉又出声念了起来。“‘维尔说道，汽车和石油工业，共同拖延了技术的发展，技术上有了这样发展，本来早就可以制造出性能良好的电动车或蒸汽车的。论据很简单。假如制造这样一种汽车，那么在污染空气的内燃机方面的巨额投资势必化为乌有。’”她放下报。“这段话有正确的地方吗？”

“明摆着维尔都认为是正确的。”

“可你不以为然？”

“那还用问。”

“难道一点都不正确？”

他气呼呼说：“有时候，不管在什么谬论中，都有点真理的苗子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埃默森·维尔之流的话，听起来才好象有点道理。”

“那么你会否定他说的话吗？”

“大概也不会。”

“为什么不会？”

“因为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把维尔当对手打，人家就会指责我们以大压小，仗势欺人。如果置之不理，我们也会挨到骂，但那样做，至少不会让人家把话引错。”

“难道不该有人回答吗？”

“如果有个机灵的记者找上亨利·福特，他很可能回答。”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笑了笑。“只不过亨利会讲得理直气壮，报上也不会把他的话说全部登出来。”

“要是我担任了你的职位啊，”科拉莉说，“我想我是会说几句的。那是说，只要我真的相信那是正确的。”

“谢谢你的指教。”

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吃完早饭，他不想再上他妻子的当了。但是，刚才的一席话，还有，照科拉莉看来，对他偶尔也有好处的那番讽刺，却已经帮他消了心头的气。

隔着通厨房的门，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可以听到那走做女佣已经来了，这也就是说，他的汽车和司机这会儿正等在外面，那姑娘就是汽车开来时顺便带来的。他从餐桌边站起身，吻别了妻子。

隔了几分钟，时间刚过六点，他那辆凯迪拉克牌布鲁厄姆式轿车，转入电报局路，朝着洛奇高速公路和城中新中心区驶去。这是个爽朗的十月早晨，一阵阵西北风里透着冬意。

密执安州底特律市——汽车城，全世界的汽车首都——正在醒过来。

也是在布卢姆菲尔德山，离开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住宅有十分钟的路程，飞驶着一辆林肯牌大陆型汽车，福特汽车公

司的业务副总经理正准备赶往底特律都城机场去。他早已一个人吃过早饭。那盘早点是女管家送进灯光柔和的书房里，放在写字台上的。从清早五点起，他就在书房里，一会儿翻阅备忘录（大多印在特制的蓝色公文纸上，福特汽车公司那些副总经理总是用这种公文纸来制订规划的），一会儿让录音机录下他的简短指示。不论早餐送来时，还是吃着的当儿，他始终埋头工作，简直没有抬过一眼，其他大多数经理至少要花一天时间才能做好的工作，他却在一个小时里就完成了。

刚刚作出的决定，大部分是关于新厂的兴建或扩建的，需要几十亿经费。业务副总经理的职责之一，就是审核各项工程规划，还有安排先后次序。有人问过他，管理这类处置巨额款项的事，是否叫他伤脑筋。他回答道：“不伤脑筋，因为我心里总是只当没有最后三位数字。那样一来，就不比买进一所房子费力啦。”

这种实事求是、迅速麻俐的回答，正好活描出这个人是象火箭一样，从一个地位很低的汽车推销员，一跃而挤进汽车工业十来个上层决策者的行列。他凑巧也是这样一步登天似地成了个亿万富翁，虽说有人可能会想到，一个人要飞黄腾达、发财致富，是否不该吃点苦头。

业务副总经理每天总是发疯一样工作十二小时，有时多至十四小时，他的职务也往往要他每周工作七天。今天，大部分居民都还睡在床上，他却要乘坐公司的喷气星式机赶到纽约去，趁这段旅行时间，跟一批属员回顾一下销售情况。等飞机一降落，他就要去主持一个会议，跟福特汽车公司那些区经理，讨论这个问题。紧接着，就要去应付一个打口头官司似的会议，参加会议的二十个新泽西州经销商，对保用和维修问题

都有些牢骚呢。之后，他要在曼哈顿，参加一次银行公会的午宴，还要在宴会上讲话。讲话过后，要在一个不拘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上由着记者提问。

刚过正午不久，那架公司飞机就会送他回底特律。在晚餐前，他都要坐在办公室里等候约会和处理日常事务。不定哪个时间，他还在埋头工作，理发师会走进来给他理发。晚饭是在经理室上面一层的顶楼房子里吃的，一面还要同各部主任吹毛求疵地讨论新的车型。

再以后，他要上威廉·尔·汉密尔顿殡仪馆，去吊唁一个公司同事。昨天，这个同事由于工作过度，引起心肌梗塞，突然死了。（汉密尔顿殡仪馆，按照严格规定，只接受汽车界最高领导人物，这些人至死都讲究等级，就在这里入殓，再送往他们专用的林间草地公墓去下葬，那里有时也称作“经理祠”。）

最后，业务副总经理就回家去了——带着一只公事包，里面装满文件，留到明天早晨再处理。

这会儿，他推开早餐盘子，将文件胡乱放好，站了起来。在这间私人书房里，四壁都摆满书籍。对这些书，他常常带点如饥似渴的样子看上一眼，不过这天早晨倒没有看；几年前，有一度，他书看了很多，涉猎的面也很广，如果碰巧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，他是可能成为文人学者的。可是，如今他没有时间看书了。连日报，也非要等他抓住片刻工夫，才能匆匆浏览一下。这天的报，仍然跟女管家送来时一样折得好好的，他拿起来，塞进包里。只有到后来，他才会知道埃默森·维尔最近的一次攻击，私下里把他咒骂一顿，汽车工业界的其他许多人，在当天，也都会这么做的。

在飞机场，随同业务副总经理一起去的那批属员，早已

在福特空运公司机库的候机室里等着了。他毫不怠慢，马上开口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这一伙八个人一上飞机，喷气星式机的发动机就发动了，最后一个上飞机的人还没缚好安全带，飞机就已经在滑行了。只有那些搭乘过自备飞机的，才知道跟定期客机相比，要节约多少时间。

尽管速度很快，可是飞机还没滑到起飞跑道，大家都已经把公事包拿出来，放在膝盖上打开了。

业务副总经理领头讨论起来。“这个月东北地区的成绩都不理想。具体数字，你们都跟我一样清楚。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还希望有人告诉我正在采取什么措施。”

他说罢，飞机起飞了。

太阳悬在地平线上的半空中；暗红色的一团，在飞驰着的灰色云层中间灿灿发光。

正在往上升的喷气星式机下面，晨光中逐渐看清了伸向四处的一大片城市和郊区：底特律闹市区，一平方哩的绿洲，象是一个小型曼哈顿；前面紧接着，一哩哩的浅褐色街道、大楼、工厂、住宅、高速公路——大多数蒙着尘土；一个其脏无比的生产城，竟然不给清洁工作拨出一点点经费。西边，比较整洁、比较葱翠的迪尔博恩市，毗连着鲁奇河的大工厂区；恰成对照的是，东端的五个大角^①，一片树木，修得整整齐齐的，都是有钱人安身的地方；南边是烟雾迷漫的工业城怀恩道特；贝尔岛，在底特律河里显得那么大，象是一只满载货物的灰绿色驳船。靠加拿大那一边，底特律河对岸，是肮脏的温泽城，论

^① 指底特律附近的五个富人住宅区，即“大角”、“大角庄”、“大角园”、“大角林”和“大角岸”，合称为底特律的“黄金海岸”。

丑陋，倒可以跟它美国老大哥的最糟地方相匹配。

在日光照耀下，只见这些地方的四面八方、里里外外，来往车辆川流不息。仿佛蚁群那样（或者象一群群旅鼠，这要看观察者把着眼点放在哪里），成千上万的工人、职员、经理等人，前往不计其数的大小工厂，去投入新的一天生产。

全国汽车生产，都是在底特律的控制和操纵之下的。这一天的生产早已开始了。在埃德塞尔·福特和沃尔特·克莱斯勒两条高速公路那挤满汽车的汇合处，竖着一块其大无比的固特异轮胎广告牌，牌上标出汽车生产的进度。一个个数字都有五呎高，看上去象只巨型路程表，靠了一个全国性新闻报道系统，一分钟一分钟记录着本年度的汽车生产进度，数字是十分准确的。随着全国各地完工的汽车一一开出流水线，这里的总数也就逐渐增长。

这时，东部时间地带的二十九家工厂已经开工，各厂的生产数字正在补充进来。过不了多久，中西部的十三家装配厂也纷纷开工，跟着加利福尼亚州还有六家工厂也开了工，数字就变动得更快了。本城那些乘坐汽车的人，正象医生量血压，或者股票经纪人翻看道-琼斯索引^①一样，来对固特异轮胎广告牌上的数字。有些参加汽车协作组织^②的乘客，每天用一早一晚的统计数字来打赌。

离广告牌最近的汽车生产单位，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两家工厂——在大约一哩路外的哈姆特拉姆克的道奇厂和顺

^① 美国资产阶级统计学者查理·道和爱德华·琼斯联合编制的几种主要股票市场价格的索引。

^② 汽车协作组织，指一些自备汽车主进行协作，规定各人轮流驾驶自己的汽车，让其他人作为乘客。

风厂，从早晨六点起，每小时都有一百多辆汽车陆续不断开出流水线。

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现任董事长，在过去也会顺路到厂里去，看看开工的情况，还亲自检验一辆完工的车子。可是眼下他难得这样做了，今天早晨，他这会儿还待在家里，喝着咖啡，随便翻看《华尔街日报》。他妻子去闹市区参加艺术协会的晨会前，就亲自端来了咖啡。

在以前，这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主要负责人（当时他是新任的总经理），是所有工厂中一个办事特别巴结的人，这一则是因为正在衰落、没有起色的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，再则因为他决心要摘掉“管帐的”这顶帽子，凡是不靠推销经售、不靠工程技术、而是顺着财务这条道路提升上来的人，这顶帽子总是一直戴在头上。在他掌管之下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经历了兴衰两种局面。长达六年一个周期的景气，使他赢得了股东的信任；第二个周期，财政上敲响了警钟；接下来，含辛茹苦，厉行节约，费尽心血，才再一次减少了财政危急，所以有些人就说，碰到艰难时刻或者倒霉年月，公司总是大显身手，最有作为。总之，没有人再认真相信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那尖儿细细的“五角星”^①会越出轨道——这是靠自力更生得来的不大不小的成绩，使得公司董事长如今赶得少了，想得多了，要阅读什么就阅读什么了。

这会儿，他正在阅读埃默森·维尔最近的一篇抨击文章。《华尔街日报》上登的这篇文章，虽不象《底特律自由新闻》写得那样浮夸，但是，维尔就是叫人讨厌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发现，这个汽车评论家的意见，翻来复去的，总不脱老一

^① 指车型。

套。过了一会，他就去翻看地产新闻了，此类新闻报道倒是比较中肯些。虽然还不是人所共知的事，可是在过去几年里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已经建立起一个地产帝国，这不仅使公司业务多样化了，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内(或者梦想如此吧)，还会叫现在的“老三”至少也跟通用汽车公司一样大。

这时候，董事长就是这样轻松自在心里有数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哈姆特拉姆克和其他各处的工厂，仍然在滚滚不尽地开出汽车来。

就这样，今天早晨，汽车业三大公司也照往常一样，都在努力维持这个局面，另一方面，规模较小的美国汽车公司，靠了威斯康星州北面的工厂，也在源源不绝地添上一批批数量较少的“大使”、“大黄蜂”、“标枪”、“小妖精”等等牌子的汽车。